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七十八回 乾隆帝贈金試清廉

劉大人要退堂，忽見土報連聲，三元跪在下面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：有京都欽差來到，離此不遠，回大人定奪。」劉大人聞聽，一擺手，說：「再去打探。」土報叩頭而去。劉大人不敢怠慢，隨後換了吉服，帶領官兵出了江寧府衙門，迎至十里接官廳，把欽差接進衙中。滴水下了坐騎，站在當堂，把旨意打開。劉大人跪在下面，欽差官高聲朗誦。

欽差官高聲把旨意念，朗朗聲音吐字清。念的是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：曉諭賢卿劉墉，朕聞你，江寧做官多清正，治國安邦把百姓疼。今將你補升都察院，旨意一到速進京。欽此欽遵休遲誤，星夜前來見朕躬。」欽差念罷皇王詔，劉大人，磕頭謝恩把身平。眼望欽差來講話：「有勞貴駕走一程。」欽差回言說「豈敢，可喜大人往上升。」

說罷告辭往外走，欽差緊急要進京。劉大人送出交界外，拱手相別各西東。欽差進京吾不表，再把劉爺明一明。回到衙門不怠慢，叫張祿，裝上褥套要登程。總督遣官將印署，大人交代甚分明。眾屬下，把大人送至交界外，辭別州縣要起身。劉大人，爺兒兩個才要走，忽見那，前面人等鬧哄哄。大人不解其中意，舉目抬頭看分明：原來是，江寧愚民眾百姓，一齊與大人來送行。擔酒牽羊無其數，慌忙齊跪地流平。一個個，眼含痛淚把「大人」叫：「公祖留神在上聽，小民等，聞聽大人將京進，位列三台往上升。大人來到了江寧把官做，愛民如子一般同。眾百姓無以可為報，水酒一杯來餞行。新靴一雙爺穿去，舊靴脫下在江寧。」劉大人聞聽百姓話，不由心中也傷情，開言不把別的叫：「眾多良民要你們聽，本府有何德能處？倒叫你們等來餞行！這如今，劉某無可為遺念，幾句言詞要你們聽：奉公守法行正道，嚴妻教子把人疼。」軍民間聽將頭點，說道是：「大人言詞聖訓同。」忠良說：「爾等也都回家去罷，本府的，欽命緊急要進京。」眾百姓聞聽無其奈，一個個，退步翻身回裡行。

不表眾人回去，再說劉大人爺兒兩個，還是像上任來的那個景，喬裝改扮，一路上盤腳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非止一日。那天，來到彰義門。進了城，順著大街往東走，到了菜市口，朝北一拐，又進了宣武門。劉大人抬頭觀看。

這清官舉目抬頭看：北京城，果與外省大不同，各樣鋪面全都有，茶軒酒肆鬧哄哄。來來往往人不斷，淨都是，奔奔忙忙為利名。還有那，各樣江湖無其數，大人留神看分明：頭一檔於是八角鼓；第二檔，慣說評書是佟亮公；三檔就是《施公案》，這人在京都大有名，他本姓黃叫黃老，「輔臣」二字是眾人稱，說的是，施公私訪桃花寺；西山廟內拿惡僧。大人看罷又往北走，這一檔子更不同：有個人，黑不溜湫像個鬼，年紀四十有餘零。頭上戴著花一朵，鬍子叫胭脂染了個通點紅；綠綢子褲子敞褲腳，你瞧他，扭扭捏捏來往行，兩根弦胡琴拿在手，拉的是：「姐兒南園栽大蔥」。拉夠多時他就唱，這小子，浪不溜丟開了聲，唱的是：潘金蓮勾搭西門慶，來了個，替兄殺嫂的名武鬆。眾明公，要問此人名和姓，他就是，胡琴黑子，外號叫作「色公蟲」！大人看罷又往北走，這一檔子倒受聽：原是評書說得好，喉嚨響亮吐字清，說的是，《鋒劍春秋》燕孫膑，走石飛沙鬧秦營。眾明公，要問此人名和姓，號叫老黑本姓滕。大人看罷又北走，只聽那，鑼鼓喧天響又鳴。

劉大人爺兒兩個又往北走，只聽那鑼鼓喧天，人聲喊叫。

忠良舉目觀瞧，有一個白布大帳圍著，並不知裡面是什麼玩意兒。大人看罷，不解其意，扭項回頭，望張祿說：「這白布帳子圍著的，是什麼東西？」張祿聽說，說：「那是玩老虎的。」

大人聞聽，說：「哎呀，傷人之物，也弄來玩耍，可見得人能！」

大人說罷，又向北走，只聽那東邊鼓聲震耳。

這清官，舉目抬頭觀仔細，只聽那牛皮鼓打響嘯嘯，他手中，還拿一副核木板，上邊穗子是大紅。你瞧他：一邊打鼓一邊唱，指手划腳不安寧，起來坐下身不定，使得他，汗似瓢潑一般同。唱的是：咬金下了瓦崗寨，帶領一盟眾弟兄，一心想坐天下，大破孟州一座城。有人問他名和姓，他本是，久慣播鼓的秦記生。劉大人，看罷多時心明亮，說道是：「這玩意兒出在我們老山東。想必是，年景有限柴米貴，餓得慌，情急無奈才跑上京。」大人想罷又北走，只聽那，嘩啦啦山響不絕聲。有個人，光著脊梁當中站，手拿著，一桿鐵叉繞眼明，來來往往渾身滾，好一似，黏在身上一般同。眾明公，要問此人名和姓，他本是，榆堡人氏叫黑熊。這大人，瞧罷多時又北走，這一檔子鬧得凶：仔細看，三人原來沒有眼，都是金行的老先生，一個個，號天宿地招人笑，這一個，故意又擠瞎眼睛。

眾位要問名和姓，他就是「跑瞎子」，八怪之中也有名。大人看罷又北走，西單牌樓眼下橫。劉大人爺兒兩個，瞧看之間，到了西單牌樓根底下咧。爺兒倆僱了輛羊車，大人在裡頭，小內廝跨轆，一直地向北而走。

到了外西華門，順著皇牆又往北去，打皇牆拐角往東而走，不多一時，來至後門，順著裡牆又往北走，打皇牆拐角往東而走，到火神廟內。

為什麼他們爺倆又不上驢市衙家去呢？又在廟裡住一夜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眾位明公有所不知：奉旨進京，必得先去見了聖駕，然後這才敢到各人的私宅。書裡交代明白，言歸正傳。

且說劉大人爺兒兩個，住在後宰門外，路西火神廟內，一夜晚景不提。到了次日早旦清晨，大人起來，淨面更衣，又僱一輛羊車，大人坐上，一直的進了後門，到了神武門外下車。

劉大人整整衣冠，進朝見駕。朝中之事，在下也不敢細敘，咱們就是剪斷截說。

劉大人見了聖駕，聖主爺命他吉日上任。劉大人不敢怠慢，這才出朝，才坐之車，還在那裡，立刻坐上羊車，立刻來到了東四牌樓，路東鑲白旗四甲喇驢市衙衙。剛一下車，就有看門的人看見，不敢怠慢，把大人接將進去，合家問安道喜，此書中不必細表。忠良茶酒飯畢，就到都察院去上任。升得麻利，丟的剪決，這一任做了三天，因為他老人家上本之事，不知道是上的什麼本章，皇爺不但不准，而且還是革職為民。劉大人只得交代印務，回到驢市衙衙，擇日要回山東原籍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聖主皇爺，雖說把劉大人革職，並非是真心不用他，定要試探試探他往日的清名真與不真，這是太上皇爺一計。隨後差了三位大臣，拿了三千兩紋銀，到東四牌樓驢市衙衙劉大人府中，假說是幫送盤費，看他是收與不收。

有人問我這說書的：哪三家大臣？我知道哪三家大臣！此書不想滿嘴混說。乾隆爺又稱呼「羅鍋子劉老大人」，哪的這麼件事情？哪的這麼宗稱呼？很欠把牙打了去！竟由他的嘴說。

在下說的這部書，並非是不知三位爺的名姓，是愚下不敢深講。

書裡交代明白，言歸正傳。

且說三位爺打海甸遵奉老主的君命，不敢怠慢，一路無言，來到東四牌樓劉大人的宅中。見了劉大人，敘禮已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家人獻茶，茶罷擱盞。三位爺這才開言講話。

只聽那，三位開言來講話，「大人」連連尊又尊：「主公一時在盛怒，大人革職是屈情。聞聽說，不日要回山東去，就還故土轉家中。我等無以為敬，奉送那，紋銀三千以表情。路上吃杯茶與酒，也不枉，咱們同做一殿臣。」

三家爺，口中言詞還未盡，劉大人冷笑把話云：「既承費心我就領，焉敢推卻這高情？」三位爺聞聽大人這句話，腹內說：「羅鍋可中計牢籠！」扭項回頭把內廝叫：「快些搬銀莫消停！」手下人，聞聽此話不怠慢，登時間，盤進紋銀六十封。劉大人一見他才講話：「三位留神在上聽，你們的紋銀三千兩，暫且放在我家中，等我去把主子見，明人不做暗事情。」吩咐家丁「快備馬，細想來，並無穿往大交情，問了主公什麼緣故，我上海甸見聖明。」三位聞聽這句話，腹內說：「真正羅鍋不愛銅！」按下三位爺回府，再把那，大人的家丁明一明。登時將馬來轆上，回明忠良幹國臣。劉大人聞聽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大門外，大人

上了叻狼馬，餓得都不動咧！一步剛挪四指零。

大人不上別處去，逕奔西直門大路行。出城上了厚土道，催開坐騎往前行。此書不講桃花店，杏花村不在這書中，大清小傳不多敘，海甸圓明園在眼下橫。